

晚晴室外道晚晴

探访弘一法师的圆寂之所

侯军

此番来泉州，是要拜望一位乡贤——李叔同。前几次来，已寻访了他的许多居留之所。遗憾的是，一直没能探访法师最后的“迁化”之地——晚晴室。彼时，这块地方还被一所精神病院占用。这次得知这家医院搬迁了，探访晚晴室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。

（一）

午后小巷人静。被现代高楼挤压在大院一隅的晚晴室，显得有些形单影只。所谓“晚晴室”应是弘一法师起的雅号，本属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的三间平房。其对面就是大名鼎鼎的“小山丛竹”遗址。不二祠、小山丛竹、晚晴室，这三个“名胜”其实是一个地方，就好像考古学常说的“文化层的叠加”，这里也是泉州历史文化深厚而悠久的缩影——不二祠纪念的是泉州历史上与韩愈同榜的第一个“榜眼”欧阳詹，“不二祠”就是取其“独一无二”的意思；“小山丛竹”则是宋代的一个民间书院，始建于北宋年间，后因朱熹曾在此讲学而闻名。如今，不二祠和小山丛竹书院均已荡然无存，只有一个石碑坊兀然独立，上面有个石匾，刻着朱熹以行楷书写的“小山丛竹”四个大字，边上“晦翁书”的题款尚依稀可辨。相形之下，只有晚晴室因年代较晚，依然保存完整。

晚晴室的房门都上着锁，显然还没有整修开放，依然是原汁原味的老屋。从窗口向内望去，木椽撑脊，明瓦覆顶，青砖墁地。室内面积不过十几平方米。看着这间普普通通的闽南民居，我脑海中顿时浮现出那张非常有名的“弘一法师圆寂像”——一张木床，一领草席，床下一双草履，身上一袭衲衣，这一幕就是在眼前这间老屋中发生的……

弘一法师圆寂于1942年10月13日，距离他的63岁生日还差十天。这个从天津大宅门走出来的“富二代”，在人世间走遍了大江南北，阅尽了富贵繁华，看透了世态炎凉，最终落脚在这间小小的闽南老屋里。他侧卧在简陋至极点的木床上，没铺褥子，没盖被子，甚至没穿袜子，头枕右手，悠然鹤归——这就是天津卫“桐达李家”大院里走出来的那位翩翩少年吗？这就是沪上“城南诗社”里被誉为“李也文大名似斗”的青年诗人吗？这就是声色场中高歌“愁万斛，且收起”，“休怒骂，且游戏”的那位多情公子吗？这就是负笈东瀛艺惊四座，首展油画首演话剧的文艺新星吗？这就是西子湖畔一把折扇一袭长衫，一曲《送别》传唱久，一笔书法举世珍的艺坛巨擘吗……如今，他已化身为弘一法师了，抛却了所有美誉浮名，割断了无数情丝恨缕，舍离了万般俗世烦恼，一钵一衲，飘然而去，进山登峰，入寺念佛，四方游走二十载，转眼之间，法师渐渐衰老了，生病了，他自感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了。

早在1937年夏秋之间，弘一法师应天津老乡倏虚法师之邀，远赴青岛湛山寺讲律。临行之时，他与倏虚法师合十话别：“老法师，我这次走后，今生不能再来了。将来我们大家同到西方极乐世界再见吧！”在倏虚法师的回忆录中，他讲到此处，有些动情：“（弘一）说话声音很小，很真挚，很沉静，让人听到都很感动。”（见《影尘回忆录》第218页）

1938年春夏之间，他的弟子丰子恺曾写信要接他去桂林安养，他回信写道：“朽人年来老态日增，不久即往生极乐。故于今春在泉州及惠安尽力弘法，近在漳州亦尔。犹如夕阳，殷红绚烂，随即西沉。吾生亦尔，世寿将尽，聊作最后之纪念耳。”（引自夏丏尊《怀晚晴老人》，见《夏丏尊文集·平屋之辑》第254页）

或许弘一法师在冥冥中已预感到大限将至，故而在其最后的岁月里，更加奋奋地讲学和写作——在弘一法师年谱中，我们看到法师在最后一段岁月里，其日程之频密，行脚之奔波，工作量之浩大，都是常人难以想象的。

弘一法师在晚晴室最后几日的情形，在僧睿法师的回忆中有十分详尽的实录：“阴历八月十五、十六两日，为众讲《八大人觉经》后，即感精神不振。同时，为晋江中学学生写中堂百余幅。廿三日渐示微疾，然力拒医药及探问，一心念佛。廿七日完全断食，只饮开水。犹勉强为人作书（因约期已至）。廿八日下午，自写遗嘱云：余于未命终前，临终终时，既命终后，皆托妙莲师一人负责。他人无论何人，不得干预。并盖私章。九月初一下午，书悲欣交集”一纸交妙莲师。此为法师最后之墨宝。至初四七时三刻安详西逝。”

这是我迄今读到的关于法师最后时刻的最

“

闽南山水多情，生时留住了弘一法师；泉州古城有幸，死后留住了晚晴室。不要轻看眼前这三间普通的平房，这里曾经迎送过一个崇高而孤寂的灵魂，因而也注定会像泉州其他与弘一相关的景点一样，成为人们世代瞻仰流连的“名胜”

确凿的记录，也是76年前在眼前这间老屋中上演的“活剧”。如今，晚晴室犹在，而斯人远去，留下的只有凭吊者不绝的叹息。

（二）

大约在法师圆寂的半月前，他已写好了两封内容基本相同的告别信，一封给弟子刘质平，一封给老友夏丏尊。对此，夏丏尊曾写过一篇《弘一大师的遗书》，记载了法师此信的原文——

丐尊居士文席：朽人已于九月初四日迁化，曾赋二偈，附录于后：

君子之交，其淡如水。执象而求，咫尺千里。问余何适，廓尔亡言。华枝春满，天心月圆。夏先生在读信之后就发现：“信上九’、初四’三字用红笔写，似乎不是他的亲笔，是另外一个人填上去的。”后有当事者亲述，此三字确实是前来办理丧事的寿山法师，依照弘一法师的遗旨补填上去的。由此可知，法师本人早已看淡生死，视死如归了。在他的视城里，万物皆空，生死无别；在世非非苦，往生为极乐。在我等俗人看来，这种超越生死的大境界，恰是弘一法师的无可企及处，也是后人引颈翘首而仰之的原因之一。

置身于晚晴室外，回味着弘一与夏氏的生死情缘，我不禁又联想到由夏丏尊发起倡建的那所“晚晴山房”。那是在1928年11月，由夏丏尊、刘质平、丰子恺、经亨颐等七位友人生发起，为弘一法师在浙江上虞白马湖畔募款筑居。翌年初夏，山居告竣，就在小山东麓，盖起平房三间，环境清幽，草木怡人。法师很喜欢这个居所，遂以李商隐“天意怜幽草，人间重晚晴”的诗意，将新居命名为“晚晴山房”。那年秋天，他从温州返回绍兴，就在“晚晴山房”小住；次年春天，他从福建返浙，又来这儿校订天津新版《行事钞记》，直到秋天才离去。1930年6月，法师再次在此驻留。当时好友经亨颐也住在白马湖小山附近，名其居所为“长松山房”。两座“山房”，遥遥相望。适逢夏丏尊要过45岁生日，经亨颐作画一幅，题曰：“清风长寿，淡泊神仙”。这三位当年同在杭州第一师范任教的同事兼挚友，在经历了世事变迁、身世演化之后，如今在白马湖畔重新相聚。他们的心中自有无限感慨，情至深处，三人皆悄然泪下。那次聚会，弘一法师也为夏丏尊题写了两幅偈语，皆是《仁王般若经》中的句子，主题分别是“苦”和“空”。

依照夏丏尊等人的心意，自然是希望弘一法师能在“晚晴山房”常驻，即使四方游走，也不妨以此为轴心。然而，后来的事实却未能如其所愿。弘一法师一年后就离开浙江南下福建，将人生的最后十年托付给闽南，且终生再也没有回到“晚晴山房”。个中缘由，弘一法师本人从未明确解答。不过，有一件轶事或许从侧面透出一丝消息——

1931年夏天，弘一法师应邀来到宁波慈溪金仙寺讲律。该寺亦弘一法师就与古刹五磊寺的显莲大和尚（一说为栖莲）商议，想请弘一法师转到五磊寺来，商议一下在此创建律学院的事情。弘一法师已发愿重振淹沦数百年的南山律宗，在他心中创建律学院自然是第一要务。闻知亦幻和显莲两位法师有此兴学之议，他自然是欣然前往。孰料，弘一此行却受挫而返。原因其说不一：一说一是，双方本来商议募捐办学，十分契合。谁知显莲法师起了贪念，备下厚厚的募款册，还要请弘一法师写序题词，显然是要借机广募钱款，大捞一票。弘一法师识破其居心，遂飘然而去；另一说则与之略有出入，说那位显莲法师本以为弘一法师是来短期讲学的，一听弘一要在这里办院兴学，顿时态度大变，跑去跟老和尚讲：“弘一要办律学

院，经费哪里来？将来越办越大，肯定要我们寺院兜着，哪里应付得了呀！”把老和尚说得目瞪口呆。据随行的弘一弟子宽愿法师回忆，师父闻知此事后，心平气和地对五磊寺方丈说：“你别着慌，我就离开，你放心吧！”

这两种说法，看似有异，实则不外乎一个“钱”字。或许，将这两种说法“对接”起来，恰恰更接近事实的真相：预谋大捞一票在前，被弘一法师婉拒之后则立即变脸，如此前倨后恭的糗事，在人世间难道还少见么？无怪乎此后不久，当学生潘天寿向老师请益时，弘一法师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：“别以为佛门清静，出家人之间也会有争斗，有烦恼。”法师一向谦和，不道人非。而今既出此言，显然与五磊寺的遭遇隐然相关。

这次受挫，使弘一法师打消了兴建律学院的念头，转而游走四方讲律，同时集中精力编订律学经典。而恰在此时，闽南各地则学风炽盛，僧众求学若渴。于是，他在1932年深秋，第三次南下，从此居停于八闽之间，不再离开。

在夏丏尊《怀晚晴老人》一文中，还写到1937年法师去青岛讲律返闽时，曾特意在上海作短暂停留，为的是与他见上一面。临别时对他 说：“后年我六十岁，如果有缘，当重来江浙，顺便到白马湖晚晴山房去小住一回，且看吧！”

显然，弘一法师对“晚晴山房”一直心有牵念，而夏丏尊更是一直期盼着“晚晴山房”能有缘迎回它的旧主。但弘一法师却是“黄鹤一去不复返”。据夏丏尊后来记述：“山房无人居宁，门窗砖瓦被盗垂尽，闻将成废墟矣。”（见夏丏尊《〈晚晴山房书简〉序》）

（三）

闽南山水多情，生时留住了弘一法师；泉州古城有幸，死后留住了晚晴室。不要轻看眼前这三间普通的平房，这里曾经迎送过一个崇高而孤寂的灵魂，因而也注定会像泉州其他与弘一相关的景点一样，成为人们世代瞻仰流连的“名胜”。

时近黄昏，夕阳的斜晖铺满晚晴室前的庭院。庭院里有一棵很粗的杨桃树，密密匝匝的浓叶间，依稀可见三两只尚未采摘的果实。我在树下的石凳上坐了下来，静听树枝在微风中絮语，任凭思绪飘向远方……

我在想，弘一作为复兴南山律宗的第十一代宗师，临终时却如此贫寒蹇促，是他没有钱吗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从身边弟子的记录中，我们分明看到，直到病逝晚晴室之时，上海还有一位善心人士给他汇来千元供养，弘一法师却让弟子把钱转给了开元寺，还搭上一副夏丏尊赠给他的白金水晶眼镜，他说，这眼镜太高级，我不戴，拿去卖了吧——后来寺里把这副眼镜卖了500元，一并做了道粮之资。弘一法师身为律宗大师，一向是自奉微薄持戒严谨，而对某些人贪图钱财的行径，更是深恶痛绝——只有理解了这一点，才会明白他离开五磊寺何以如此决绝……

我又在想，当下的晚晴室是如此清静，坐了许多都不见一人前来，这难道不是我此行的“福报”么？一旦开放为旅游景点，游人摩肩接踵，哪里还会有此刻的悠然呢？而弘一法师“阅尽繁华，归于沉寂”的人生轨迹，或许正如面前的晚晴室一样，安于一隅，让人在凝望中豁然开悟。晚晴室现在还没修缮，将来整修时应该从弘一法师的书法中集出“晚晴室”三字，做一木牌匾，不用太大，但一定要朴素而精致。

我的思绪忽地又跳跃到浙江上虞白马湖畔，那座早生十余年的“晚晴山房”，应视为是此间晚晴室的前身。文献记载说，当初弘一法师曾给夏丏尊题写过一本书法字幅：“天意怜幽草，人间爱晚晴。”应该找回那幅原作，翻刻一石，立在此地。我又记起在天津的“李叔同书法碑林”已建成28年了。当时，我还在天津日报当政教部主任，还曾参与过“碑林”落成的新闻报道。时空转换，思接千里，如今的我已两鬓如霜，年近花甲了。此刻置身于晚晴室外，坐在或许当年弘一法师也曾坐过的石凳上，回首前尘，怎能不心生百感？于是，一首小诗逐渐在脑海中酝酿而成——“津门俊彦化高僧，阅尽繁华入佛庭。怎奈寒冬夜夜冷，岂堪名重芥尘轻。孤身继绝兴宗律，幽草悲欣爱晚晴。默对乡贤我自愧，长揖襟泪点心灯。”

“丐尊居士慧鉴”……

时光荏苒，屈指算来，天津那座“李叔同书法碑林”已建成28年了。当时，我还在天津日报当政教部主任，还曾参与过“碑林”落成的新闻报道。时空转换，思接千里，如今的我已两鬓如霜，年近花甲了。此刻置身于晚晴室外，坐在或许当年弘一法师也曾坐过的石凳上，回首前尘，怎能不心生百感？于是，一首小诗逐渐在脑海中酝酿而成——“津门俊彦化高僧，阅尽繁华入佛庭。怎奈寒冬夜夜冷，岂堪名重芥尘轻。孤身继绝兴宗律，幽草悲欣爱晚晴。默对乡贤我自愧，长揖襟泪点心灯。”



童伟民

大雾山的桐花今年又开了。前段时间，我在手机上不断看到一些照片和文章，看着想着，有关大雾山和桐花的一些往事时常在脑海中浮现。

小时候，故乡沿河分布着二十多个行政村(生产大队)，一半在山上，一半在河边。那时，山下的村普遍缺柴烧，我们经常上山砍柴，很苦很累，有时就对家人抱怨：“怎么不搬到山上住？”

祖父知道这是不愿上山砍柴，开始一直默不作声，后来有一次板着脸回答我：“你只晓得山上有柴烧，不晓得他们缺粮吃，出门走不到一脚好路，下河买点东西一走就是大半天。大雾山不缺柴，今后你想搬就搬到那里去。”

尽管这是祖父的气话，但从此我把大雾山一直记在心中，总想到这座山上去看看。

上初中的时候，我终于有机会第一次走近大雾山。说是走近，是因为大雾山既是一条山脉，也是一个行政村。这次虽然进了山，但既未在村里的某个埕子里踏过脚迹，也未见到真正的大雾山人，只是在乌岩和大雾山两个村交界的一片山林中采了几个小时。那次上山，是学校组织的一次勤工俭学劳动，同学们由老师领着一起上山，在指定的地方砍芭茅秆和黄荆条。那天，一来一回，我在山上大约走了5个多小时，回家吃过晚饭，倒头便睡。那年我才13岁，读初二。

第二次走近大雾山，大约是在1975年春。学校安排我们班几十位同学到与大雾山村相邻的二郎庙搞“忆苦思甜”。白天，先听几位老贫农作报告，主要是听他们讲旧社会如何苦，新社会怎么甜，通过对比，让我们感知共产党好，社会主义好，新旧社会两重天。讲过之后，大家一起参加集体劳动。晚上则分散住在农户家，继续听他们讲故事。我住的这个埕子有十几户人家，清一色的土砖屋，看起来都比较破旧。我串过门的几户人家，屋内屋外都打扫得很干净，但很少见到新家具。家里除了一张饭桌、一个灶台、一口水缸、几把椅子、几张木床、一两个睡柜，好像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。

我住的这户人家，条件稍好一点，主人特别热情好客，一心想把我们招呼好，但我还是几天没有吃饱。早餐只有一碗清粥，几个不大的蒸熟的红薯，一碗腌菜；中晚餐锅里虽有一点米饭，但更多的是芋头、南瓜。米饭很少，芋头、南瓜我们几个同学都不爱吃。一碗青菜，几双筷子一伸就没了，腌菜咸得打不开嘴。一问其他同学，情况基本差不多，有的甚至更差。

因为心里老想着大雾山，只要有机会，我就向埕里人打听大雾山的情况，他们都说：“跟我们一样穷，比你们河下差多了！”我也觉得好像是这个样子。山上与河下比，不仅在住房、衣着、饮食、家庭摆设等方面有较大差距，更主要的是缺粮吃、没通电、行路难。虽然还是没有深入大雾山村，也算对那里的生活多少有些了解。

此后几十年间，因工作关系，我多次上过大雾山，亲眼目睹了这个小山村一点一滴的变化。在我看来，这里最大的变化是：上山的水泥路修通了；昔日低矮破旧的土砖屋大多变成了楼房；家家户户不愁吃、不愁穿，夜晚不再点煤油灯，家家有电视看，电脑、手机也能上网，山上与河下，凭直觉很难看到有什么大的差别。

抚今追昔，有时我一直在想，大雾山还是那座山，人也还是那些人，为何能有如此大的变化？想来想去，觉得无非是两点：一方面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好。大雾山作为全县的特困村，一直享受国家扶贫政策的支持，前几年，这个村还被列为县长的扶贫点，在扶贫项目安排上得到了重点支持；另一方面是大雾山人纯朴善良，吃苦耐劳，穷则思变，脱贫致富的愿望强烈，通过自己的苦干实干，干出了今天这个模样。

大雾山人我认识不少，与村里的几位“名人”还有些交往。周德和我认识最早、在县机关任职最高的一位大雾山人。恢复高考后不久，他考入师范，毕业后被挑选至县委办公室当机要员，几年后又被县委书记相中为秘书。一个大山里的普通农家子弟，一个学历不高的中师毕业生，在那个时候能够谋到这样一份职业，山里人很是羡慕，引以为荣。我与德和相识30多年，觉得他最大的特点是：为人厚道，远离是非，勤奋务实，不求官、不图名、不谋私。也许正因如此，很少听到对他的非议。

大雾山有位离任的村支书要继生，我一直为他没有坚持干下去感到惋惜。当书记之前，为摆脱贫困，继生吃过许多苦，为此也尝试过多种致富门路，走过一些弯路，最终以一辆农用车跑运输为主业，好不容易在山里过上了比较红火的小日子。继生虽读书不多，但因为经常在外面跑，信息比较灵通，加之为人仗义，待人厚道，热心助人，颇受村民信任。十多年前，村里“两委”

大雾山的桐花梦

换届时，一天村干部也没当过的他，竟意外地被推选为村支部书记。他惟恐能力不足，怕干不好，几番推辞，但没推掉。

当年大家推选继生当书记，对他抱着很大的期望，6年中，他的确吃了不少苦，受了不少委屈，也干了几件实事，但后来的一次选举大家又把他选掉了。继生心里肯定难受，由此，我也觉得这贫困村的书记的确不好当。此后，我好几次见到已不是书记的继生，他都是一脸的苦笑，想安慰他几句，也不知说什么才好。令我欣慰的是，一笔修路的欠债最终通过政府支持，得到了化解。继生也不用再为这事背上心理包袱了。如今，只要听到有村干部说修路，我就会想起继生，就会感叹在一个贫困地区想干点事，手中缺钱的艰难。继生虽然当村官时间不长，意外地被选上又很痛苦地被选掉，但我仍觉得他是好样的，就为这条路，大雾山人也不会忘记他。而我，则因为帮忙不够，总觉得有些对他不住。

耕读传家，一直是山里人尊崇的古训，大雾山的乡亲们对此更是深信不疑。他们深知，只有让孩子们好好读书，将来才有希望，村里才会彻底挖掉穷根。他们期待着孩子们都能考上大学，即便没有考上，有点文化在外打工或是回乡创业也较容易入门，因此，再苦再难也要让孩子们上学。

这些年，大雾山考取了多少大学生，我没作统计，但我知道至少出了一长一少两位博士。

年轻者周锡庚，改革开放初期考出大山，苦读数载，最终进入复旦执教，成为博导。山里人恋家，故土情结很浓。锡庚离家已有三十多年，虽然回家不多，但家乡的人和事总在心中挂念。我每次到上海，只要打个电话，无论多忙，他都要赶到住处热情相见，地道的乡音，醇厚乡情，让人感到格外的亲切，特别的温暖。

年少者王磊光，三十出头，本科毕业后当过几年中学教师，再考研读博，目前仍在上海大学就读。磊光目前虽只是一名在校学生，但前几年疯传于网络的一篇《博士春节返乡笔记》已让他颇有名声。此后，他新作不断，每次读到他那些带着鲜活泥土气息，对亿万农民充满浓烈真情的乡土文章，我总有一种预感：这个大山里走出的后生何以后或许有一番作为。

在家乡，大雾山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小山村，由于耕地面积少，一时也难以找到合适的致富门路，一些青壮年劳力只能外出打工，村里的贫困户依然还有不少，实现精准扶贫“户脱贫、村出列”的目标仍需加倍努力。

清明时节，磊光在微信中告诉我：大雾山的桐花又开了，还说因为道路拓宽，砍了一些桐子树。我知道，山区修路很难做到不动一点山林，如果遇到挂牌保护的名贵古老树木，设计人员定会慎重选择路线，尽量不砍，但大雾山的地形地貌我很熟悉，几乎难以改线，加之桐子树只是一个常见的普通树种，砍了再栽，几年就可长大。因此，我只能对他说：有些遗憾。磊光也深有同感。

桐花盛开的那几天，我一直想和当年一起上山砍芭茅杆的几位老同学到大雾山看看，但总是约不齐人，自己也难得抽出时间，只好作罢。实际上，大雾山已有一年多没上去。

前几天的一个夜里，我突然梦见自己登上了大雾山——

我梦见，在紫槐冲水库大坝下面，建有一个大型停车场，停放着几十台旅游大巴和一些自驾车辆，我和几位同学一起在此下步，沿着大坝台阶一级级登上坝顶，只见水库边上，众多垂钓者端坐四周，静心垂钓，几只游艇在水面缓缓而行。我们随着一群群远道而来的游客信步行走在进山的路上，千亩桐花竞相怒放，袅袅炊烟随风飘荡，大家一路观赏，一路欢笑，一路拍摄。

我梦见，循着一阵悦耳的锣鼓声，我们走进了磊光的老家乡家湾，戏班子正在演唱多年未见的东腔戏。刚刚坐定，乡亲们就提着一个大茶壶给我们倒茶，清冽甘甜的山泉水，自种自采的野菜，闻一闻清香扑鼻，喝一口回味无穷。在湾里的一户人家吃过午饭，继续穿越花海，行走山间，静坐小溪，仰卧青石，偶遇一电视剧组，顺便将我们拉入群众演员之列，一同副名《桐花梦》。真是喜从天降，引发我们一阵狂呼。

震耳的呼声将我惊醒，猛地从床上坐起，睁眼一看，方知这是美梦一场。于是，再也无法入睡。遂穿衣下床，走进书房，留下这段文字，记下这个梦想。

